

12

安徽文史资料

一九八五年第一辑
(总第二十三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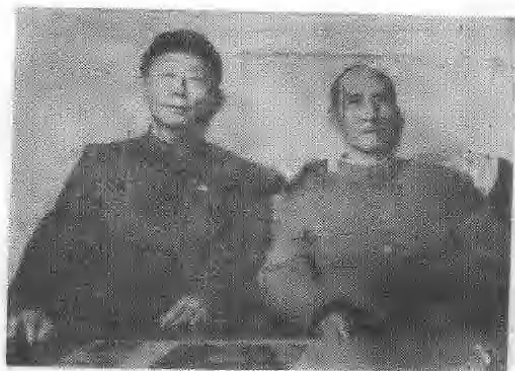
安徽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刘作忠 题词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年·合肥



李连城和何基沣(右)



舒靖南一家

封面题签：张 恺 帆

封面设计：马 世 云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9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统一书号：11102·63 定价：0.67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佩剑将军” 真 迹	贾汪起义与国民党 132 师……………过家芳 (1) 何基沣将军和贾汪起义……………李连城 (26)
敌后战场	桐庐地区的游击战争和支援大军渡江…周暮砥 (45)
爱 国 义 举	我对安庆解放前后的回忆……………王立仁 (56) 解放前“民革安徽小组”活动始末……李 海 (59) 徐州“剿总”步兵第四支队起义的经过…刘立道 (70)
清 军 一 瞥	国民党 149 师溃逃记……………李化东 (75) 淮海战役战地见闻……………李益三 (80)
再生之地	抚顺战犯管理所见闻……………舒靖南 (88)
人物述林	洪传经教授的一生……………周明道 (129)
后 记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32)

封面题签 张 恺 帆

封面设计 马 世 云

贾汪起义与国民党132师

过家芳

淮海战役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和张克侠两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国民党77军、59军的大部官兵，共23,000多人，于1948年11月8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运河线上光荣起义，从而敞开了徐北大门，使解放大军顺利地插入徐淮心脏，一举围歼了黄伯韬兵团，成为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的前奏。毛泽东等同志对这次起义曾给高度评价。电影《佩剑将军》，便是以何基沣和张克侠为原型而创作的。

本文作者过家芳，安徽蒙城人，当时担任77军132师师长，在贾汪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依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撰写的这篇史料，阐明了这次起义的前因后果，反映了在起义过程中正义战胜邪恶的曲折过程。

一、起义部队同党的历史渊源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辖59军和77军，原是旧西北军宋哲元部29军的一部分，长期受冯玉祥将军的影响，是一支具有爱国思想和不满国民党歧视的队伍。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就派人对该部队进行工作，以团结、争取他们共同抗日。

这支部队曾经参加过1933年保卫长城防线的喜峰口战役，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中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多次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诸将军先后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官兵伤亡不计其数。他们的爱国主义行动，得到了我们党的热情关怀和支持。1938年春，何基沣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强烈不满，深感报国无门，便秘密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坚定了抗战决心，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后来，经何提议，由党派骨干到77军军事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我任该团团长），培养了大批爱国青年干部，充实了部队抗战骨干，并协助该部队开展抗战工作。何基沣也通过这支部队给新四军以人员、经费、枪支和物资的支援。

在鄂西地区，这支部队与新四军经过五年多的共同抗战，官兵们对共产党、新四军不仅有了实际的认识，而且建立了较深厚的感情。认为虽然新四军环境艰苦，但能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打击敌人。与顽固派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扰害人民对比，截然不同。广大官兵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在政治认识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这支部队后来逐步走上革

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

1945年9月，132师奉命到平汉线的花园受降。不久，军部（军长何基沣）奉蒋介石指示，命令我率132师及37师各一团，“清剿”安陆东北新四军的游击队。我们按照何的意图，采取“游而不击”的方式，避免与新四军接触。

当年10月底，蒋介石把33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调到徐州附近。大家都意识到，这一举动的用意是要把一些杂牌军队，包括收编的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孙良诚一些军队，用来打头阵、当炮灰，同共产党作战，既消耗解放军兵力，又削弱异己。此时，何基沣、张克侠分别策动张、吴、郝、孙等部，在反蒋拥共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内战，维护和平。因时间仓促，情况复杂，加上这些旧军队的矛盾一时难以统一，未能成功。

1946年3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向临城、枣庄一带的攻势，蒋介石命令何基沣同解放军作战，救援临城。而何迟迟不进，临城很快解放。蒋介石对何产生怀疑，撤销了他77军军长的职务，“升任”第三绥区副司令官，明升暗降，夺其军权。当年六月间，何去北平料理父丧，见到了叶剑英。何提出要求回解放区。叶剑英讲了三条：一是希望何继续留原部队工作；二是巩固部队，常与党取得联系；三是选择时机，坚决起义。叶剑英还说，这是组织的指示。是年冬，何带着党的指示回到徐州。见面时，即向我秘密传达了在北平的情况和党的指示精神。我们抱着坚定的信心，教育和团结部队，灵活应付局面，随时准备在关键时机，待命行动。

二、起义前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到1947年10月，人民解放军大量地歼灭了蒋介石的有生力量。蒋军内部一片恐慌，弥漫着严重的失败情绪。在这期间，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所辖仅有整编59师和整编77师四个整编旅，其38旅于1947年夏，奉徐州“剿总”命令开往费县，不到一个月就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歼灭；37旅派去增援，在途中也大部被歼。冯治安看到自己的队伍损失一半，要求“剿总”补充实力。“剿总”为了暂时安抚冯治安和充实徐州守军，于1947年10月中旬，命令我旅（整编132旅）从韩庄、临城一带开进徐州，担任城防守备。徐州地区守备指挥官由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兼任。当时在徐州“剿总”所属的国民党部队被全歼或受歼灭性打击者已过半数，尤其是莱芜战役李仙洲的五个旅被歼和张灵甫的整编74师被歼，蒋军上层集团更为震惊，各图保存实力，厌战情绪极浓。

1947年底，我旅恢复师的编制，仍为132师。“剿总”为了进一步控制我师，于1948年1月，从整编57师调来一个团，编属我师为396团。该团是蒋的嫡系部队顾祝同的老底子，军官多是军校毕业生，“剿总”企图用此团来控制我部。为了保持我师原有士气和进步力量，我们针对这一情况，对该团特别加强管理教育，调进副团长贾宗周、营长胡贺麟、副营长齐鸣皋、高增珠、王鸿略等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骨干，逐步更换团、营、连干部，为起义作好准备。我还到营、连了解干部情况，鼓励他们把部队带好，不要怕困难的局面。

为了对干部进行形势和政治思想教育，还在师、团中选择

一些有自觉反正要求的干部，成立了干部学术研究会，主要是学习当前的政治形势；还印发了解放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战斗的小册子，要求干部暗自学习，接受教育，加深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认识，启发他们坚定地走光明大道，为起义奠定思想基础。

9月下旬，吴化文部队起义，济南迅速解放，“剿总”刘峙深感震惊，徐州军警顿时紧张。此时，我加紧对全师干部做工作，主要是向他们揭露国民党贪污腐化和欺骗压榨人民等罪行，揭穿他们捏造的各种侮辱解放军的谣言，在事实面前弄清是非，走光明的道路。

我们开展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当时的《新观察》杂志有一篇文章公然写道：“冯治安的部队防守徐州，谁能保证不出现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形势，步吴化文的后尘呢？当局应深审之。”

到9月底，蒋介石以所谓安全计，令冯部的全部家属南迁到江南下蜀、高资、龙潭一带，不执行者以“通匪”论处。这显然是蒋介石想以家属作人质，来控制我们的行动。冯治安、王长海等一些高级人员，除将自己的家属财物急忙送往上海或他处外，也三令五申限各家属按期南迁。我同干部们研究，除有的家属可疏散隐蔽外，都可以去江南，到时可视情况分散，并派辎重营长王显之负责。这时，何基津取出他多年积蓄的100两黄金，交我用于132师家属的生活供应，使官佐们能以安心等待时机起义。直到解放大军胜利渡江后，所有家属才安全归队，与干部们团聚。

到了1948年8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我更加怀疑，派国民党新闻总局副局长张某，找我谈话，调查我部情况，询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以不满的态度，强调必须政治廉明，精诚团

结，努力训练和各自为战。

不久，我师调出徐州，防务交李弥的第八军接替。不少营、团干部对此极为不满。有的提出：“为什么又很快把我们调开？这不是对我们怀疑吗？怕我们在城里作乱！”我们乘机向干部做工作，叫大家把全部东西都带到前方，加强团结，等待时机。

为了争取冯治安和王长海，我在向他报告这次调防准备的一切情况时说：“此次徐州之战，可能是决战性的，根据各地历次战役的经过和结果看，很明显的，国民党有不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我们的部队，这些年已经搞得所剩无几了，不能走死胡同，应有个灵活的打算。请司令官考虑，是否将缓区存在徐州的重要物资，趁我师离徐州时，多要点车皮带到前方，免得将来情况紧急被封锁拿不出来。”冯沉思一会说：“研究研究再说吧。你们到前方管好部队，情况地形你是熟悉的，这次把你调到前方也是为了加强防务，要注意戒备。”在离徐州之前，我连找他三次都未见到。听说他为了办理自己的家属和财物之事，无意见人，有的说他有意躲避不见。这说明争取他起义是很困难的。

另外，我利用私人关系，向“剿总”第一补给区司令刘永琨（是我在南京陆大第十三期同学），要了一千支步枪和四十挺轻机枪，运往前方，还买了些军用骡马，维修了汽车，购买了汽油，为起义做了一些物资准备。

三、反动集团的惊慌失措和我们的对策

1948年10月7日，我师全部移驻贾汪、青山泉、柳泉一带，作为军的预备队，132师部驻青山泉。

自济南丢失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山西、平汉线各战场，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接连被歼，广大地区已被解放，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他们还想保住江南一隅，把徐州作为南京的大门，集中重兵坚守，待机反扑。这时，徐州人心惊慌，物价飞涨，尤其那些达官贵人们，人人自危，各找门路，社会混乱，民不聊生。59军军长刘振三早就丢下军队逃往上海。77军军长王长海只顾克扣军费，贪财保命。干部们对蒋不满，对冯治安、尤其对王长海这个贪财奴、大烟鬼非常恼火，一致表示：“命令一到，坚决行动。我们完全听从师长命令。”特别是原军训团的干部学生和原179师的部队，都是同我及何基沣在一起十多年时间，同时在1938到1940年间，都受过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新四军第5师的部队和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过联系，他们都是起义的骨干和基础力量。

我到前方后，将部队调动及干部的思想和起义准备等情况，向何基沣（他在贾汪担任绥区前方总指挥）汇报。他听完即嘱我：形势日紧，要抓紧做好骨干的工作，并说，这次行动是关系全局的大事，不能疏忽，要随时准备行动。

在此期间，我和师的主要领导干部积极下到部队，向一些营、连骨干进行宣传，并叫他们多联络一些同志，使大家认识到，大战将临，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不能为反动派卖命。大家团结起来，等待时机，听从命令，前途是光明的。同时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

11月初，据各方情报发现，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从鲁中南和济宁、曲阜一线向南报进。又听说，郑州、开封已被刘伯承部占领，孙元良兵团已向徐州集中。反动头子们都慌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1月4日上午乘飞机亲临徐州。当天上午十时左右，冯治安从徐州来电话，要我即去开会。同孙副

师长、陈参谋长研究认为，头几天陈维新去徐州可能已经告密，又考虑到行动时机未到，去了怕被扣留，而不去怕敌人更生怀疑。反复思考，认为还是去好，以免过早暴露。于是，当天中午，我就赶到徐州都天庙绥区司令部。59军180师崔振伦师长也到了。我们下午二时被叫到“剿总”，参加顾祝同召集的徐州地区军长以上干部会议。因59军军长刘振三去沪治病，77军军长王长海身体也不好，就派我和崔代表参加，共约30多人。会场气氛显得阴沉郁闷。会议由刘峙主持，顾祝同讲话，大意是，当前我们虽然丢失了东北，但还有“强大”的部队可与共军周旋。一定要坚守徐州，在徐蚌之间与共军作战。他极力鼓吹，给将领们打气。

会议宣告结束后，冯治安找我和崔师长谈话，仍然是撑腰打气的一类话。等他说完，我问他：“根据当前全国形势和徐州地区的情况，总座对这一仗的前途怎么看法？有什么打算？”冯说：“形势难定，走着看吧！”我说：“马励武、张灵甫、李仙洲的部队不算弱，过去的济南、锦州、沈阳的兵力也不算少，还有我们的38师、37师，其结果又是如何？请总座考虑一下，能这样拖下去同归于尽吗？依我之见，形势紧张，要有个决断打算。”冯说：“你们不要着急，要好好掌握部队。今后59军要由你（指崔师长）负责，77军要由你（指我）负责。他左手拿着蜡烛（手在颤动，心已慌乱），照着地图，右手指着我们的防线和各部队位置，说：“你们回去要进一步加强工事，严密戒备。”我和崔同时退出。我向崔（我在29军高级教导团的同学）说：“在这紧急关头，我们的头儿还不为部队的前途打算，真是危险！我们决不能这样下去，走死胡同啊！”崔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我们多联系，走着看。

我当天连夜返回青山泉防地，次日，将徐州“剿总”会议、

与冯治安的谈话，向副师长、参谋长等传达，要求他们抓紧工作，分头向团、营主要干部传达和保持联系，并进一步了解下边的情况。

四、预订起义方案及斗争过程

11月5日晚，我到贾汪前方指挥所见到何基沣（刚从徐州回来），把徐州会议和冯的谈话，以及我回师部当天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何说：“党已派代表杨斯德同志于1日来此联系，并检查准备情况，行动已在迫近，但准确日期还未定下，现在可作个起义的预订方案。”还说：“37师张团（111团）现在韩庄临城以北，已有专人联络，团、营、连的干部工作已做好，没有问题（该团是从179师调去的，是我们的基础。三营营长王世江、二营连长冯志忠都是共产党员）。59军副军长孟绍濂说，他们的两个师长（38师师长杨干三、180师师长崔振伦）也没有问题。”我们考虑，可能有阻力的是我师394团团团长王仲元，他较顽固，又是军长王长海的内弟，对部队抓得也紧。另一个是37师师长李宝善和另外两个团，因时间太紧均难以做工作。我们根据当时部队驻防布置，具体研究了起义时可能遇到的麻烦，以及相应的措施。预测方案确定后，我晚上回师部同副师长、参谋长研究，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团长会议（396团只叫副团长贾宗周参加），主要是明朗情况，争取394团团团长王仲元。

6日上午7时，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我首先把徐州情况和这两天的情报向大家讲明后，又谈了我对这一仗的看法，让大家考虑我们应如何打算。395团马团长一向对蒋不满，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他说：“我们不能再忍受他们的欺压，不

再为他们当炮灰了。”副师长孙名泉说：“人家看不起我们，还想让我们打头阵，为他们看大门，什么时候把我们消灭完了，他们也就高兴了。当前的危急形势谁挡得了？大家苦闷发愁，我看，只有一付灵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就是不能打，与共产党谈和。”陈、贾团长也都表示赞成说：“这个仗不能打。”王仲元说：“情况是紧急，但是我们要听军长的，看看军长怎么办？”我随即说：“对，我正要向军长报告，请示他的意见，如何打算回来再谈。大家回去作好准备。”

散了会，各团长乘马回去。我当时考虑，日期未定，不能马上行动。此事如果王仲元先向军长报告，王长海必生怀疑，早期暴露，会对整个行动不利。于是，我同副师长、参谋长、马团长商议决定，我即刻乘汽车去军部，赶在王仲元前边，尽量争取王长海和增加他的犹豫考虑时间。如被王扣留，家里就由孙副师长负责，向何副司令官报告，听从何的指挥。

上午十时许，我到达柳泉军部见了王，我首先将徐州会议和冯司令官讲的情况向他汇报。同时将昨天和今早所得情报也谈了谈。接着说：“这个仗打下去怎么样？我看可能是凶多吉少。我们的兵力少、武器差，只有一条小而单薄的运河防线，战线又长，当面共军的兵力这样强大，能守得住吗？万一有一、两点被突破，整个战局就受到影响，那时安全难保。不知军长怎样看法，有没有退一步的打算？”王说：“有困难，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服从司令官的命令，听总座（指冯）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看总座怎么办。”我讲：“请军长还是多考虑一下。听说59军方面有什么风声。”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随即说：“我耳目闭塞，外边联络少，你可多打听打听，有什么事可向我报告。”我说声好，即退出。

走出院外，我急忙赶到汽车跟前，副团长许炳亚、参谋处

长王继善，还有耿德星和几位处长，走过来向我探听消息，围着问这问那。他们感到大战将临，不知如何打算。我简单地将考虑的问题向他们讲了一下，他们对我谈的和军长的态度，似有神会。我速回师部。从此，我师各级干部对军部及外部的接触都增加了戒备。

五、关键的时刻，果断的斗争

11月6日晚上，我到贾汪向何汇报这一天的活动以及同王仲元、王长海斗争的情况。何谈到李连城（组织派来的联络员，1942年曾随李先念任警备营长）在徐州看到的一些混乱情况和与张克侠副司令会晤的结果。晚十时许，李连城突然进屋告知：“组织已决定11月8日下午开始总攻。望我部坚决行动，让出防地，协助解放大军从运河突入，向大许家、曹八集猛进，直刺敌军心脏，先截断黄伯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此时何和我都感到又惊又喜。喜的是长久盼望的时刻真的到来了。惊的是时间这么急促，虽然过去我们抓紧做了一些工作，还怕有所疏忽，影响大局。我和何、李研究了行动方案，规定了我军识别记号——翻穿棉袄和口令——杨斯德（杨是华野派来直接与何、张联系并指导起义具体行动的党代表）。诸事确定后，李连城随我坐车于夜十一时许回到青山泉，准备明日拂晓前将李送往韩庄过河，一面通知张兆英团（111团）行动，一面向解放军领导汇报我们的准备情况。

我们走后，何立即电话告知59军孟绍濂副军长，交代情况及信号，要孟急作布置准备。

我回到师部将情况告诉副师长和参谋长，研究明日的行

动。这一夜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这一行动不仅是我部全体官兵的生死关头，也是冯玉祥将军教育出来的西北军旧部的最大光荣，更关系到淮海战役的胜利。由于极度兴奋，虽连日疲劳，也难以入眠。既考虑到部队的状况和稳定，又考虑到武器、弹药和车辆马匹等准备情况，也考虑到部队行动起来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还不时看表，待五点半时将李连城送走。

突然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一听，是何基沣的声音：

“哎！你是馨庭（我的字）吗？”我答：“是的。”“连城走了吗？”“还没走，快了。”“你这就来吧，连城同志一起来。”我不知是什么急事，就请连城一起乘车前往。

大约五时半，我俩到了何的住室。何一见面便说：“出了问题了，你们看怎么办？”我问：“什么事？”他说：“孟老夫子来说，他们的师长还没同意哩，尤其是参谋长刘景岳坚决不干，处长们也不愿干，孟很难过，说‘我一辈子没丢过这样人，有什么脸去见共产党！’我安慰他，要他回去再做工作。”我说：“当初不是谈清楚了吗？是不是发生了其他原因？时间已定，形势紧迫，是否请孟再来谈谈？”何说声好，随即打电话找孟来。

此时，党的代表杨斯德从另一屋进来。何介绍后，将以上情况讲了一遍。这时孟亦来到，已是六点半钟。他垂头丧气，极度疲劳。没等坐定，何就问怎么样啦？孟说：“还是不行，劝说个舌干唇焦，两个师长还是劝不动。他们都担心，我们一动，在江南的家属都完了。”我们告诉他，形势摆在面前，现在一切已明朗，不能再有一点犹豫。我们已作了决定，也作了布置，我师的位置可控制前后，到时候我部一动，解放大军渡河，看你59军怎么办？我们33集团军过去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现临共同的生死命运，还是希望一起行动，走光明大道，是否请